

古巴文学简史

波尔图翁多著

王央乐译

古巴文学簡史

〔古巴〕何塞·安东尼奥·波尔图翁多著

王 央 乐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José Antonio Portuondo
BOSQUEJO HISTÓRICO
DE LAS LETRAS CUBANAS

Republica de Cuba -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partamento de Asuntos Culturales, Division de Publicaciones
la Habana, 1960

古巴文学简史

书号 1597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9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frac{1}{4}$ 插页 7

1962年10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册 定价(4) 0.52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緒 言

如书名所示，本书是古巴文学的一个簡明的历史綱要。在撰写本书的时候，考虑到一切文学，有的有意識地，有的并不自觉，总是反映着某些阶级和某些世代在社会斗争中所处的地位，因此使用了世代分期的方法。另一方面，每个世代，总是在自己所提出的所有問題中突出某一个問題，作为自己的表征，并且以之为自己的真正的**世代任务**；由于这个理由，它就构成了这个世代的文学創作的主要而經常的主題。根据这样的了解，我們的文学，作为美洲的新民族性格形成过程的具有說服力的标志，获得了它的价值和它的本质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大西洋两岸許多挑剔的批評家一再指出的它的艺术上的局限性。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文学，是正在形成中的各个民族的表现，一般說来，它們仍然受着某些形式貧乏的限制，妨碍了它們向那些具有古代完美文化基础的文学进行学习。相反地，它們所显示的激发力量和充沛活力，却胜于后者，預示着創作的迅速发展和丰富收获。

此外，我們大家都认为我們的文学是平庸的，这种看

法，毫無疑問，大部分是由于它長久存在着的模仿的殖民地的性質所引起。我們有模仿的文學，專門臨摹歐洲和美國的最時髦的式樣。這種文學沒有神經，沒有根基，只注意喬埃斯①或卡夫卡②最後做出的那副鬼臉，艾略特③或聖約翰·貝爾斯④最近寫出的詩句。美洲的許多重要作品使我們想起外國的模型，使我們不喜歡，這倒不是由于它們寫作不佳，而是因為我們認出它們不過是些衍生之物，不過是外國名作家的翻版。可能大部分人還不覺得，殖民地的幽靈繼續在我們的這些共和國之中存在着，表現為我們的經濟和政治實際上依賴着新的帝國主義宗主國。不言而喻，這就說明，文學是如何反映出了這種政治和社會的現實。

我們的貧乏的文學，幾乎還不能說真正在拉丁美洲尚未定型的語言中扎下了根。因為，首先可以發現，這個未定型的時期經過了極長的時間。雖然，也應該承認，有可能從傳奇文學的初期偉大作品中舉出例子，例如《熙德之歌》(Poema del Cid)⑤，來說明未定型的語言並不妨礙

① 喬埃斯(James Joyce, 1882—1941年)，愛爾蘭作家，詩人。

② 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年)，捷克小說家。

③ 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英國詩人，文藝批評家。

④ 聖約翰·貝爾斯(Saint-John Perse, 原名 Alexis Léger, 1887—)，法國詩人，生于瓜德魯普。

⑤ 《熙德之歌》，西班牙英雄史詩，產生于十一世紀。

作品达到高超的艺术成就。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熙德之歌》和它同时代的法国作品、德国作品或英国作品一样，是使用这个尚未完全形成的有局限性的乐器，表达出了一种强大有力的民族精神。我們使用的是一个經過考驗、得心应手的乐器，可是我們沒有那种使它发出永恒的声音的精神。而且，我們，不論是我們这大陆上的移民或是奴隶，还缺乏使这部卡斯蒂利亚^①偉大史詩的未臻完善的形式永垂不朽的那种来自土地的力量。

那么，在新大陆，要从寶貴的民族文学走向偉大的拉丁美洲文学这个目标，什么是最好的道路呢？当然，决不是模仿珍貴的典范，这样总是会发出一些殖民地的气息；而是深入我們当前的现实，热爱我們的土地、我們的人民，热爱他們所进行的巨大的斗争，获得在反对我們被奴役的半殖民地状况的斗争中产生的那种真正的美洲的感情，获得一个从土地上积聚起勇气来鍛冶民族和未来国家的人的那种热情。我們决不忘記我們的文学是和独立的热望一起誕生的；它目前的新生，主要在小說方面，完全是依靠着土地，依靠着正在和土地进行斗争，要它生产的人的痛苦。

我們要使我們記憶中的对自由的热望在新的条件下重生；我們要表达我們被剝削階級的渴求和希望，我們对

① 卡斯蒂利亚 (Castilla)，西班牙中部地名，一般即用来称呼西班牙民族。

被剝奪的土地的呼吁；我們要繼承我們優秀的作家們的傳統，並不輕視那些逃避現實者和“技巧至上者”在形式方面的貢獻；讓文學遺產順從地為新的精神服務，給我們以打着清晰的美洲烙印的不朽作品。當詩人是用他的人民和他的在痛苦中的土地的血肉造成時，我們的文學就將會得到永恒的价值和普遍的艺术成就；它並不躲避社會問題，而是以真正的情熱來加以處理，既不是肤淺的表面化的小冊子，也不是諷刺的宣傳品。到那時候，每一個民族的清晰的声音，都會在共同的聲調中一起團結起來，成為一支新大陸的光輝的合唱隊，來唱出新的美洲的偉大語言。

目 次

緒言.....	1
第一章 殖民地代理站(1510—1762)	5
第二章 土地(1790—1819)	13
第三章 祖国(1820—1849)	19
第四章 个人(1820—1849)	28
第五章 殖民地社会(1850—1879)	37
第六章 根本原則(1880—1909)	57
第七章 政治(1910—1939)	90
第八章 群众(1930—1939)	116
第九章 形式主义(1940—)	136
譯后記.....	147
索引.....	151

緒 言

如书名所示，本书是古巴文学的一个簡明的历史綱要。在撰写本书的时候，考虑到一切文学，有的有意識地，有的并不自觉，总是反映着某些阶级和某些世代在社会斗争中所处的地位，因此使用了世代分期的方法。另一方面，每个世代，总是在自己所提出的所有問題中突出某一个問題，作为自己的表征，并且以之为自己的真正的**世代任务**；由于这个理由，它就构成了这个世代的文学創作的主要而經常的主題。根据这样的了解，我們的文学，作为美洲的新民族性格形成过程的具有說服力的标志，获得了它的价值和它的本质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大西洋两岸許多挑剔的批評家一再指出的它的艺术上的局限性。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文学，是正在形成中的各个民族的表现，一般說来，它們仍然受着某些形式貧乏的限制，妨碍了它們向那些具有古代完美文化基础的文学进行学习。相反地，它們所显示的激发力量和充沛活力，却胜于后者，預示着創作的迅速发展和丰富收获。

此外，我們大家都认为我們的文学是平庸的，这种看

法，毫無疑問，大部分是由于它長久存在着的模仿的殖民地的性質所引起。我們有模仿的文學，專門臨摹歐洲和美國的最時髦的式樣。這種文學沒有神經，沒有根基，只注意喬埃斯①或卡夫卡②最後做出的那副鬼臉，艾略特③或聖約翰·貝爾斯④最近寫出的詩句。美洲的許多重要作品使我們想起外國的模型，使我們不喜歡，這倒不是由于它們寫作不佳，而是因為我們認出它們不過是些衍生之物，不過是外國名作家的翻版。可能大部分人還不覺得，殖民地的幽靈繼續在我們的這些共和國之中存在着，表現為我們的經濟和政治實際上依賴着新的帝國主義宗主國。不言而喻，這就說明，文學是如何反映出了這種政治和社會的現實。

我們的貧乏的文學，幾乎還不能說真正在拉丁美洲尚未定型的語言中扎下了根。因為，首先可以發現，這個未定型的時期經過了極長的時間。雖然，也應該承認，有可能從傳奇文學的初期偉大作品中舉出例子，例如《熙德之歌》(Poema del Cid)⑤，來說明未定型的語言並不妨礙

① 喬埃斯(James Joyce, 1882—1941年)，愛爾蘭作家，詩人。

② 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年)，捷克小說家。

③ 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英國詩人，文藝批評家。

④ 聖約翰·貝爾斯(Saint-John Perse, 原名 Alexis Léger, 1887—)，法國詩人，生于瓜德魯普。

⑤ 《熙德之歌》，西班牙英雄史詩，產生于十一世紀。

作品达到高超的艺术成就。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熙德之歌》和它同时代的法国作品、德国作品或英国作品一样，是使用这个尚未完全形成的有局限性的乐器，表达出了一种强大有力的民族精神。我們使用的是一个經過考驗、得心应手的乐器，可是我們沒有那种使它发出永恒的声音的精神。而且，我們，不論是我們这大陆上的移民或是奴隶，还缺乏使这部卡斯蒂利亚^①偉大史詩的未臻完善的形式永垂不朽的那种来自土地的力量。

那么，在新大陆，要从寶貴的民族文学走向偉大的拉丁美洲文学这个目标，什么是最好的道路呢？当然，决不是模仿珍貴的典范，这样总是会发出一些殖民地的气息；而是深入我們当前的现实，热爱我們的土地、我們的人民，热爱他們所进行的巨大的斗争，获得在反对我們被奴役的半殖民地状况的斗争中产生的那种真正的美洲的感情，获得一个从土地上积聚起勇气来鍛冶民族和未来国家的人的那种热情。我們决不忘記我們的文学是和独立的热望一起誕生的；它目前的新生，主要在小說方面，完全是依靠着土地，依靠着正在和土地进行斗争，要它生产的人的痛苦。

我們要使我們記憶中的对自由的热望在新的条件下重生；我們要表达我們被剝削階級的渴求和希望，我們对

① 卡斯蒂利亚(Castilla)，西班牙中部地名，一般即用来称呼西班牙民族。

被剝奪的土地的呼吁；我們要繼承我們優秀的作家們的傳統，並不輕視那些逃避現實者和“技巧至上者”在形式方面的貢獻；讓文學遺產順從地為新的精神服務，給我們以打着清晰的美洲烙印的不朽作品。當詩人是用他的人民和他的在痛苦中的土地的血肉造成時，我們的文學就將會得到永恒的价值和普遍的艺术成就；它並不躲避社會問題，而是以真正的情熱來加以處理，既不是肤淺的表面化的小冊子，也不是諷刺的宣傳品。到那時候，每一個民族的清晰的声音，都會在共同的聲調中一起團結起來，成為一支新大陸的光輝的合唱隊，來唱出新的美洲的偉大語言。

第一章 殖民地代理站

(1510--1762)

从1510年——根据赫那罗·阿尔蒂斯①的說法，这是迪埃哥·維拉思盖斯总督②到达古巴島的确切年份——到1790年第一本文学刊物出現的这段很长时期內，要确定本島为数极少的零星文学作品的世代更替和主题特点，并非易事。这个时期，是一段綜合归納的漫长岁月，沉闷的生活，表面上完全模仿宗主国，实际上本島是在轉变成为一个巨大的代理站，成为一个通往美洲富饒大陆的轉运点。十六世紀前半，埃尔南·柯尔蒂斯③，以及跟随他的培那尔·迪亚斯·台尔·加斯蒂約④，就是經過古巴到墨西哥去的。从十六世紀后半起，巨大的船队，成了貿易和文化交流的丰富源泉，在加迪斯和西印度的卡塔赫那之間，在塞維尔和委拉克魯斯之間，傳播哈

① 赫那罗·阿尔蒂斯(Jenaro Artiles), 古巴当代历史家。

② 迪埃哥·維拉思盖斯(Diego de Velázquez, 1460?—1524年?), 西班牙殖民者，軍人，首任古巴总督。

③ 埃尔南·柯尔蒂斯(Hernando Cortés, 1485—1547年)，西班牙殖民者，軍人，首先率領殖民軍队侵入墨西哥。

瓦那“卖杂碎”的女黑人的流浪汉体民謠^⑤。这些民謠抨击僧侶和官吏，表示了对社会环境的不满。

在古巴，保存至今的最古的文学作品，是卡納利群島人西尔凡斯特雷·巴尔布亚的八行一节的长詩《忍耐的鏡子》(Espejo de Paciencia) (1608年)。这首詩是本島社会生活的一幅生动图画；这个社会就是走私販子和“掠夺商人”的社会，他們由于西班牙王室的宗主国統治，經常和海盜忽而联合，忽而冲突。这首詩，也是埃西雅^⑥的意大利式史詩的模仿，根据費利貝·毕却多·莫雅的說法，尤其是巴拉奧那·台·索托^⑦的《安赫利加的眼泪》(Las lágrimas de Angélica)的模仿。它表現了这个土地上所有的居民組成部分：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克里奧約^⑧，黑人，印第安人——詩中几次把他們称为“島民”。其中有一节充滿着对奴隶制度的不滿的八行詩，把黑人

④ 培那尔·迪亚斯·台尔·加斯蒂約(Bernal Díaz del Castillo; 1492—1584年)，西班牙殖民者，軍人，参加柯尔蒂斯的殖民軍队，侵入墨西哥，著有《征服新西班牙的經過的眞实历史》(Verdadera historia de los sucesos de la conquista de la Nueva España)。

⑤ 即十六世紀西班牙流浪汉体小說風格的民謠。

⑥ 埃西雅(Alonso de Ercilla, 1533—1594年)，西班牙詩人。

⑦ 巴拉奧那·台·索托(Barahona de Soto, 1548—1595年)，西班牙詩人。

⑧ 克里奧約(criollo)，出生在美洲的白人移民的后裔。

主人公薩爾瓦多·哥洛蒙称为克里奧約：

啊，克里奧約薩爾瓦多，正直的黑人！
你的声誉四处远颺，永不消逝；
为了贊美这个如此真誠的兵士，
語言和笔墨都不会有困竭之时。
我給你这个称呼不为別的原因，
我不会吹嘘也不会嘲笑別人，
只因为写到了一个黑人奴隶无辜被俘，
我在詩中貫注的那股如火的热情。

当时开創写作十四行詩的詩人之一，太子港人彼得
罗·台·拉·托雷·西丰特斯船长，在献給这首长詩的
作者的詩句里，这样說：

善良的巴尔布亚，請从我手里
接受这首来自土地的克里奧約十四行詩，
作为我奉献給你的一点心意的表示。

然而，以克里奧約这个称呼来表明本島土生土长的
居民，还并未含有分立主义的意义。这块土地的面貌，在
詩人天真地用巴洛克壁飾風格描繪的菠蘿、馬末果、鱧梨
等上面表現出来了；画面上还有穿长裙的阿馬特里亞，端
着装滿热带水果的盘子的仙女，色彩繽紛，仿佛雪茄烟盒
子上的石版画：

娜貝亞^①們从草原上来，
每个人肩头負着一只小籃，

每三个人中有一位，
托着两盘那拉果的芬芳花朵。
从村落附近的牧场，
她们载来了烟草和蜜露，
马末果，香蕉，无花果和蜜梨，
还有麻檬，西红柿和凤梨。

阿馬特里亚②美丽窈窕，
穿着长裙从树上降下，
带着西桂树和金刚树的佳果，
以及许多香味四溢的甜品。
从树林中出来了四个仙女，
带着维里希果和哈瓜，
她们是利益和基础的神明，
给牧人带来了极大的满足和欢欣。

十八世纪前半，1733年左右，出现了第一个古巴作家写作的戏剧作品，值得我们注意。这个作品就是哈瓦那人 圣地亚哥·台·毕塔船长的剧本《王子园丁和乔装的花神》(El Príncipe Jardinero y Fingido Cloridano)。无疑地它有許多缺点，然而它的最有权威的研究者何塞·胡安·阿罗姆却认为，它“和同时代(美洲)大陆上的(作

① 娜貝亚(napea)，森林中的仙女。

② 阿馬特里亚(hamadríade)，森林中的树精。

品)相比,無論在戏剧效果上,無論在演出成績上,均为优胜”。宗教演讲,在这个时期也大为盛行;在本島,为著名的傳教士如何塞·貢薩萊斯·丰塞加修士,拉法埃尔·台尔·加斯蒂約·依·苏克雷等所創导;在墨西哥,則为何塞·胡利安·帕雷涅——此人被认为是新西班牙宗教演讲的大师和改革家——何塞·瑪努埃尔·罗德里格斯修士,以及法兰西斯科·哈維尔·孔德·依·奥古恩杜,后者得到了西班牙学院的奖励。所有这些作家,都以严肃认真,以对統治着十八世紀宗教讲坛的辞藻浮华風气所进行的斗争为他們的特点。几乎所有这些作家,都是移居到大陆上去的古巴教士。非教士移居大陆的,也有很多,其中值得提出的有哈瓦那人法兰西斯科·依格那西奥·西伽拉,他是法依霍^①的評論家,德烏阿庚的榨糖厂的創办人,十八世紀末墨西哥学术界的杰出人物;还有巴雅莫人瑪努埃尔·台尔·索柯罗·罗德里格斯,他是一个莫拉托^②,新格拉那达报刊的創办者,在十八世紀末还創作貢哥拉^③風格的詩篇来贊美《西班牙的欢乐》(Las delicias de España);

① 法依霍(Benito Jerónimo Feijóo y Montenegro, 1676—1764年),西班牙学者,作家。

② 莫拉托(mulato),黑白混血种人。

③ 貢哥拉(Luis de Góngora y Argote, 1561—1627年),西班牙詩人。